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一百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遵鑒周家
祿校勘記曰下脫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

蠶于近郊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以下季龍遣將伐重華降張冲剋武街執胡宣及重華遣謝艾擊敗

麻秋事穆帝紀

皆在永和二年御覽三十四石虎別傳曰十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后率三夫

人命婦先蠶近郊

書鈔一百四十趙書曰皇后出乘嵩路輦羽車金華輦又石虎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乘嵩路輦

武王路輦又日或朱漆卧車以純雲母代紗內外四望

皆通徹御覽一百九十六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

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又並有苑
園養獐鹿雉兔虎數游宴其中又九百五十五鄴中記
曰桑梓苑中盡種桑三月三日及蠶時虎皇后宮人數
千出桑游戲其下水經濁漳水注曰漳水又對趙氏臨
漳宮注云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
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今地有遺桑
墉無尺雉矣案虎建武十三年正遂如襄國謁勒墓以
晉穆帝永和三年此事繫年不誤

中書監石宣爲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麻
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開氏
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
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宣麻秋尋次曲柳

通鑑晉紀注
曰曲柳在洪

池嶺

劉宣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宣戰

于沙阜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日沙阜在河州東

宣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

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

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

濟河且城長最

通鑑晉紀注曰長最在金城河北考異引晉春秋作上最

重華大懼

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竝貪而無

禮旣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

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

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壩上有趙簡子墓至是

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

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

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

御覽五十三隋圖經曰厯陵縣西十里有石子岡寶山也

面高大有家如硯子世謂之硯子冢是趙簡子冢也石
虎令人發之初得炭深一丈得連木板厚高八尺次得
流泉水水色清冷非常以牛皮爲囊作絞車以汲之一
月而水無極乃上築城繞之氣成樓閣元和郡縣圖志
十五曰趙簡子墓在邯鄲縣西南十又使掘秦始皇冢
二里案清冷當從隋圖經作清冷又使掘秦始皇冢
取銅柱鑄以爲器御覽五百五十九潘岳關中記曰秦
七里今在陰盤界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
之功也又五百六十續述征記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
之驪戎國今之豐所也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
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徙七十餘萬人穿池洞
三泉而致梓宮觀奇器珍怪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
弩人有近穴飄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
鳧鶴機關轉相輪終而復始上具畫天文以人魚膏爲
燈度人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眾恐工匠知
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以像山墳高五
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後
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炤羊燔其椁水經渭水注
曰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後賊遂取其銅史記秦始皇本

紀正義括地志曰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水經渭水注曰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于麗戎之
 山斬山鑿石下錮三泉以桐爲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
 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爲四嶺百川五嶽具地
 理之勢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鑿鑿之
 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時沙門吳進
 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晉
 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于是使尙書張羣
 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
 于鄴北廣長數十里下文華林苑均作華林園御覽八
 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又九百六十四鄴中記曰石
 虎有華林園種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四搏掘
 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又九百六
 十七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又九百六
 十八鄴中記曰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又九百七十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蓋其味不酸

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春秋季龍下有納
之二字張羣誤作張郡十六萬作六十萬人十萬乘作
十一萬乘築華林苑作築城數十里作五里御覽三十
七引十六國春秋亦作張郡長牆作長墟數十里亦作
五里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
日華林苑在故鄴城之北
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
大怒日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
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屏水經灤水注日如渾
水分爲二水一水又
運孟先宮東注云宮之東次下有雨石柱是石虎鄴城
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
之于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御覽三十四石虎別傳日
是歲八月雨雪大寒行旅
凍死又入百七十八鄴中記日至八月天暴雨雪深
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
誅起部尙書朱
軌以塞天災
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

里迄之于玄武池

燉煌石室殘本修文殿御覽田融趙書曰石虎建武十三年揚州獻黃鶴

雞五頸長一丈鳴聲聞十餘里養之於池注云謹案虎實逆賊王化不通豈有貢其鳥物者乎此獻有妄或攝

垂小民假稱珍怪取媚於虎耳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案此注當是撰御覽諸人之言

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

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

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

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

周家祿校勘記曰十有下脫二字

出自金明門

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

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

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園禽獸

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
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
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
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
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
亂其閒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
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
惡韜寵魏書石勒傳曰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素是行
公韜遽日省可尙書奏事宣惡韜伴己
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
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

河陝敗之

水經河水篇二曰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注云卽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

四十丈水經圖說殘稿曰當在今河州東北大夏洮河二口之間斬首三千餘級枹罕

護軍李逵率眾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氏羌皆降石

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

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悲甚謂所幸楊

杯牢成曰

魏書石勒傳作謂嬖人楊柯牢成等曰案杯與柯未知孰誤

韜凶豎勃逆

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

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

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

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

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

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趙書七道作七枚魚

鱗下有虎字

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

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

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

御覽七百六十五鄴中記曰八月社日韜登東

明觀游暮還酣宴作女妓罷讀史方輿紀要

四十九日東明觀在故鄴城東石虎所立

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

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

歎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

梯而入殺韜

御覽七百六十五引鄴中記作宣遣力士鉅鹿楊林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斫殺

之案楊林爲楊杯之誤

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

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

蕭牆之內

御覽七百六十五引
鄴中記秦公作蔡公

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

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輅喪

不哭直言阿阿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

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輅也謀

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惻宣不虞己之見

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

案晉無建興郡
蓋爲石趙所置

水經淇水注引田融曰趙
武帝十二年立建興郡

告稱輅死夜宿東宮長上楊

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

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

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
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
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
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
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鏢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
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魏書石勒傳作取害
韜刀伐舐其上血號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
叫之聲震動宮殿

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
稚劉霸魏書石勒傳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
郝稚作郝雅積郝稚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

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

魏書石勒傳
煙炎作煙焰

季龍從

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

道中殺其妻子九人

魏書石勒傳作殺其妻子二十九人

宣小子年數歲

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救之其大

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

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

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

高僧傳十作
收其官屬三

百餘人皆解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

戍涼州

通鑑晉紀注曰趙未得涼州置涼州於金城謫使戍涼州之邊也

先是散騎常

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

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
嬪柳氏尙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
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
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
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
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
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
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
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
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

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一作穢惡故生凶

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日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徽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徽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

以尙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

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

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

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眾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

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

征東大將軍率眾攻陷下辨

案御覽二百九十九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下辨作

下辨此辨字爲辨之譌

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輅車安西

劉宣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閒城戍無不摧陷斬

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

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

向崩潰戍卒皆隨之北至長安眾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續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續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續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續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勸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

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

右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遵字大祗虎第九子

石斌爲丞相錄尙書

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

通鑑晉紀注曰劉聰置十大將軍鎮衛其一也

領軍

將軍吏部尙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
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
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
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
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
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
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

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
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
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弑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
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
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
季龍命殺弑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
錄尙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
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
死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曰四月薨于金華殿

季龍始以咸康元年

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

周家祿校勘記曰
按穆帝紀季龍死

在永和五年咸康元年至永和五年正十
五歲若廢帝太和五年則季龍死久矣 於是世卽僞

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道石
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
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
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
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
尉爲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
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宣及武衛王鸞宣西
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旣平秦洛班師而歸
遇遵于李城

續漢志平皋縣有李城讀史方輿紀說遵
要三日今懷慶府溫縣治卽故李城

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于李城道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

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
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加黃鉞九錫增
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
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
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

水經洹水注徐廣
晉紀曰石遵自李

城北入斬張豺於安陽通鑑
晉紀注曰鄴都有平樂市

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

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
位遵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
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器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
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
國春秋後趙錄作廢太

后劉氏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通鑑晉紀考異曰

爲昭儀記云世立三十三日案四月己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于是李農歸請罪遵復

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

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御覽一百二十

後趙錄作大司馬石沖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

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尙書事輔

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

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

火月餘乃滅御覽十四歷代記曰石遵襲位於鄴暴風

豔照天金石皆消爲火魏書石勒傳曰遵立七日大雨

血周遍鄴城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宣北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

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御覽五百五十六鄴中記曰虎陵在鄴西北角既葬鄴中

便亂其封域故未有名或云尋被掘元和郡縣圖志十五

虎葬東明觀下御覽四百五十九車頻奏書曰求虎殯

所在東明觀下掘得之案東明觀在鄴城與西北角之

說相近與滏陽相去尙遠三說未知孰是豈亦如

石勒之虛葬耶鄴中記云陵未有名則失攷也

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

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

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魏書司馬徽傳

作領萬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遂焚壽春積

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眾攻鄴左長

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

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眾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

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十八人執于遵時方與婦南臺如意觀案蘇亥與蘇彥未詳孰是

人彈碁

通鑑晉紀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局

形四隕而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一書生
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撒碁劉貢父詩云漢皇初厭蹙
鞞勞侍臣始作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

戲彈碁蓋始於漢也
鑒當立遵曰我尙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

琨華殿

書鈔一百三十二鄴中記曰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通支不壁輒開大窗皆絳紗幌案崑當

琨

作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

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

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

尙書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尙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

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

魏書石勒傳作胡張才孫伏都等禁

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
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
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
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
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
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
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
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案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李農作閔農是也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
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

率眾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

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曰伏都有膂力善尺墮攻石閔不剋爲閔所殺

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

流血成渠

魏書石勒傳作積屍如丘流血成池

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

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尙書

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鑒于御龍觀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

御龍觀在鄴城中與三臺相近

懸食給之令城內日與官同心者住不

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

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

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

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

御覽三百七十四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鑒及幸胡

數萬人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

魏書石勒傳曰閔知胡人不為己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

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

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

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

魏書石勒傳作晉人太貌似胡者亦多濫死

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宣武衛

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

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

魏地志曰滏縣有石質

堰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滏山在武安縣東南二十里即滏口太行第四陁也石瀆堰在故鄴城東魏武引

漳水入鄴城又東
出爲石竇堰是也

建義段勤據黎陽宜南楊羣屯桑壁

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

通鑑晉紀
作瀝頭

苻

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
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眾奔于苻洪
石琨及張舉王朗率眾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
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
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
石濱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
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
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

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

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晉略

日按虎諸子逢宣爲虎所殺韋爲宣所殺挺爲郭權所

殺斌爲劉后所殺世冲爲道所殺遵鑒爲冉閔所殺苞

爲祗所殺祗爲劉顯所殺連初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

混止十二人其一史失之

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

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

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晉書校文五日攷勒僭立於

三年載記勒季龍在位皆十五年冉閔滅石鑒又在季

龍卒後一年合計石氏二主四子凡三十一一年不得云

二十三年季龍於永和五年死六年閏月冉閔篡立石

氏乃盡滅亦不得謂滅於永和五年此數語舛誤特甚

當云始勒以元帝大興二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三十一

年以穆帝永和六年滅方合緘謂詘攷勒稱在咸和

冉閔

周家祿校勘記日閱記蒙上爲文宜照
總目作小字目附李龍子世道鑒下

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

元和姓纂七曰石趙錄云石季龍將染閔魏郡內黃人或作冉

十一命季龍子之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

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驍猛多力攻戰無前厯位左積見壯健可嘉命虎子之

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

御覽一百一

二十引十六國春秋 厯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
後趙錄脩成作修武

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
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
申鍾司空郎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
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
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曰石閔欲滅二石之號
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議
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曰號稱
大魏復姓冉氏案冉閔雖有德星鎮衛識書繼
趙李之議其後蓋未改爲大衛易姓李氏也追尊其

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
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
錄尙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盾明裕

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
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
郡擁兵者皆應之

通鑑晉紀注曰六夷胡羯氏羌段氏及巴蠻也

閔遣使臨江

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
也朝廷不荅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尙書令王謨侍中
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
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
案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作相國汝陰王蓋以宗室而封汝陰也
率眾十萬伐
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
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

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

魏地形志曰魏郡昌樂縣有昌城讀

史方輿紀要十六日閔遣尙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

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

魏地形志曰頓邱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

度等大敗

水經河水注五曰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倉

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死者二萬八千追

斬靳豚于陰安鄉

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陰安城在清

一名頓邱古城蓋盡俘其眾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

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

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

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角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

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啟諫甚切閔覽之

大怒誅謏及其子孫晉書校文五日韋謏傳閔誅謏並殺其子伯陽此云及其子孫亦揮

舉之詞非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元志十五日土

盡實事山在龍岡縣東百五十步昔冉閔築室反耕祗大懼去

攻石祗於襄國爲土山地道於此

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御覽一百

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遣太尉張舉會石琨自

乞師于慕容儁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漏頭

備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

萬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勁卒十三萬

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

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

水經濁漳水注衡水自堂陽縣分爲二水其一水北

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讀

史方輿紀要十四曰自宣晉縣胡盧河東北流經南宮

縣北又東流至此入衡水縣界亦謂之長蘆水今冀州

西二里有長蘆溝蓋卽漳水支流也魏地形志曰鄆縣

有黃丘讀史方輿紀要十二曰黃邱在東鹿皆爲敵所

縣南案姚弋仲載記作常盧澤卽長蘆也

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

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

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

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

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

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

諫者斬於是盡眾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

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御覽

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十餘作千餘降胡栗特康等執冉盾及左僕

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尙書令徐機史通

篇曰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車騎胡睦侍中李緄

機等相次撰述案徐機當卽此人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尙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

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

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

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亾其能達者
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
解之贈韋諛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眾七萬攻鄴時閔
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
艾勸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
光宮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明光宮在臨漳縣北石趙所建也

去鄴二十三里閔

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志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
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
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眾而
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

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

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

趙鹿等十餘人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劉顯煞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

張舉等祗炳皆虎之庶子也

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宣奔于柏

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啟以鄆城歸順

穆帝紀閔作石祗

劉顯復率眾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

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

穆帝紀及

謝尚傳皆作張遇苻健載記亦作豫州刺史張遇

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

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

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宣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

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眾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寔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眾擊顯敗之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敗顯于常山

追奔及于

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

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

路率眾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

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

元和郡縣

圖志十七日慕容恪與冉閔遇於魏昌冉閔大敗魏昌本漢昌縣魏文帝改曰魏昌

閔大將軍董

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

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日廉頗臺在涿州城南六里十六國

春秋冉閔遇慕容恪於廉臺十戰皆敗

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

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日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眾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

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而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
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
虜虢廟遣慕容評率眾圍鄴劉廙及弟崇帥胡騎三千
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
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
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
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沈
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
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
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

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

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御覽十五燕書烈祖後紀曰元璽六年蔣幹遣侍中繆高

太子詹事劉荷齋傳國璽謂晉求救荷負引行數百里

作璽始得去案書鈔引晉中興書晉陽秋皆言戴施獻

璽事本書謝尚傳亦言戴施使何融入鄴請得璽與此

載記所言微異而燕書則云蔣幹遣劉荷齋璽詣晉求

救以天霧不得進易行璽始得去與謝尚傳及載記又

大不同也元璽祇五年無六年冉閔僭號永興三年以

爲燕之元璽元年也六年當作元年繆高爲繆嵩之謫

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絕而

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燕錄曰傳封冉智爲海濱侯太尉申鍾司空條攸

魏書慕容廆傳作閔太子叡

日後趙錄冉閔司空條收姓苑云安定人案水經禹貢

山水澤地所在注引王隱晉書魏嘉平中有武威太守

條茂與條攸
當是一族

中書監孫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
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尙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
即肅自殺備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
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備遣使者
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黜暴戎狄之舉
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
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亾之隙而莫不嘯羣
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
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

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閒煽禍虔劉我都邑剪
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沈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
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
運籌賈勇奇謨閒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
近荅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咎
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瓊裘襲冠帶
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
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
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
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
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
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永曾之誅荆
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惡剝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日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晉書斟注卷一百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八

慕容廆

周家祿校勘記曰
下脫裴嶷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瓌

通典一百九十六
日本名若洛廆

昌黎棘城鮮卑人

也

寰宇記七十一曰棘城卽額項之
墟也在柳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其先有熊氏之苗

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御覽一百二十
一引十六國春

秋前燕錄曰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
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紫蒙城

在柳城西
北紫蒙川

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

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爲號

魏豆盧恩碑曰燕文明帝號之後朝鮮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漢有四城素爲一侯保

姓受氏存於柳城御覽四十五隋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

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又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

里未詳孰是曉讀書齋雜錄曰後漢書鮮卑傳亦同是

秦漢之際始有鮮卑之稱矣今攷晉語叔向謂趙文子

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

鮮牟守燎故不與盟韋昭注鮮牟東夷國按鮮牟一會

本作鮮卑則周初已有鮮卑之稱不始於秦漢也

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述異記曰乾羅者

慕容廆十二世祖也忽一夕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

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御覽三百五十六六百九十

一引作慕容廆之十一世祖鮮卑神之推爲君長魏書

慕容廆傳部下有落字案書鈔引作十二世祖爲十一

世祖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

之誤

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

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

魏書慕容廆曰祖木延從母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加號

左大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

都督通鑑晉紀考異引范亭燕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

書武宣紀曰廆泰始五年生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

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卯時往謁之華甚嘆異御覽

四百七十八范亭燕書曰高祖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總御諸部高祖童冠往見華甚異

之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

服簪幘遺庖書鈔一百二十七引范亨燕書結殷勤而

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通鑑晉紀考異引范亨燕書武宣紀曰庖年十五父單于涉歸

卒大康四年也耐通鑑將謀殺庖庖亡潛以避禍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庖亡潛于遼東徐郁

家又七百九前燕書曰高祖庖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

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後國人殺耐迎庖立之覽

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

燕錄曰太康五年國人殺耐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

卑讀史方輿紀要三曰鮮卑宇文氏庖將脩先君之怨

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庖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

州諸軍討庖戰于肥如庖眾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

不絕又率眾東伐扶餘四夷傳作扶餘王依慮自殺庖

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
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沈力
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眾曰吾先公以來世
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
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
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
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
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
段部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鮮卑段氏國於遼西今支與慕容氏接壤

以廆威德日廣懼

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

太康十年鹿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寰宇記七十一曰徒河城漢縣有廢城在

柳城東北有山曰青山在郡東北九十里丁謙魏書外

國傳地理攷證曰徒河即塗河今稱圖爾根河在熱河

朝陽府北或指為老哈河誤也又新五代史四裔附錄

地理攷證曰徒河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徒

河縣魏書作徒何又稱託護真水隋書作吐紇臣水唐

書作土護臣水遼史則作土河以余攷之均即水經注

之濫真水今大凌河北源圖爾根河也蒙古游牧記土

默特右翼旗東北二十里有波羅溫都爾山波羅青也

溫都爾根河東是徒河即圖爾根河正 鹿以大棘城即

在圖爾根河東是徒河即圖爾根河御覽一百二十一

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引十六國春秋前

燕錄曰大棘城所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宣中燕

謂紫蒙之邑也 垂大水鹿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

服太安初宇文莫圭

北史宇文莫槐列傳作莫鹿

遣弟屈雲寇邊城

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

北史列傳無大字通鑑考異曰按燕書紀傳謂之素怒延

鹿親擊敗之素延怒率眾十萬圍棘城眾咸懼人無距志鹿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鹿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

通鑑晉紀作素喜連木九

津注云二部也案通鑑多喜字九字必有所本考異惜未舉出

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

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鹿子翰言於鹿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
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
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
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
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
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
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
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
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十六國疆域志曰遼東國領縣十三襄平

次西樂案本志下文虜封昌黎遼東二國公故雖置郡

仍稱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案當從魏書慕容廆傳作稱制蓋因下文元帝承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制而誤于廆不受魏書慕容廆傳作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眾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

王濟浮海勸進

御覽四百六十二燕書曰晉室大亂高祖方經略江東高翔說高祖曰自王公

攸錯士人失望襁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沒而

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

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辭

於天下高祖深納焉案高翔之說慕容廆與載記上文

魯昌之言用意正同廆之遣使翔亦與有力焉史臣取

魯昌而棄高翔殊未平允故附注之慕容軌載記有立

為一人而或有一誤文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

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

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

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

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

十六國疆域志曰平州冀陽郡領縣二平

剛柳城成周郡統縣無考營丘郡領縣二武宣武原唐國郡領縣無考

於是推舉賢才委

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爲謀主北海

逢羨

元和姓纂一日燕慕容以北海龐美爲股肱案逢與龐聲近羨與美形近未知孰誤廣平游

邃北平西方虔

通鑑晉紀注曰何氏姓苑少昊金天氏位主西方子孫以爲氏元和姓纂三日

前燕慕容廆以西方武爲股肱案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疑譌作虎而唐人避諱又作武也

夷河東裴開

詳裴嶷傳注爲股肱渤海封弈元和姓纂一日

仁孫釋晉侍中釋生恠恠生弈唐宰相世系表十一

下曰封氏出自姜姓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至周

失國子孫爲齊大夫遂居渤海菴縣裔孫岌生咍咍四

世孫仁仁孫釋釋子俊俊子弈燕太尉條俊孫維紆紆

是平原宋該類聚八十五燕書曰宋該字宜宏爲右長

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御覽一百二

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誤作宋諺又四百九十二

引燕書誤作章該字宣恆爲左長史又八百二十引燕

書作宋該字宣孔御覽六百五十一前燕錄曰遼東內

史宋該舉韓偏爲孝廉慕容皝今日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悖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於朝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終身

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

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秋前燕錄舊德作宿德該通作洽通又四百四前燕錄日劉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爲世純儒真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其世子皝率國事之案讚與瓚未知孰誤晃當作皝

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

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讀史方輿紀要三日時平州與

遼東郡同治襄平今遼東都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司城北七十里故城是也

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悲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

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高句麗時國於樂浪之九

都今朝鮮王京東北有九都故城鮮卑段氏國於遼西今支與慕容氏接境鮮卑宇文氏國於遼西紫蒙川在

今柳城西境

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悲虛說邀一時

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

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

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悲譎而覆

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

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

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眾曰崔悲昨有使至於是

二國果疑宇文同於鹿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

魏書

序紀作遜昵延北史宇文莫槐列傳同

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

爲盡眾逼城連營三十里鹿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翰
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鹿方陣而進悉獨官
自恃其眾不設備見鹿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
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眾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
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
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慈懼鹿之仇已也使兄子
燾僞賀鹿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
教我耳鹿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

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燕懼首服虜乃遣燕歸說
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
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眾徙燕及高瞻等于棘城
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眾擊敗之裴嶷至
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
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
車騎將軍平州牧元帝紀幽州
作幽平二州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
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
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鮑襲之入
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

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

魏書宇文莫槐傳亦作乞得龜通鑑

晉紀攷異引燕書武宣紀作乞得歸

虜遣號距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

索頭爲右翼

通鑑辨誤引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

命其少子仁自

平郭趣伯林爲左翼

北史作柏林讀史方輿紀要三十平郭城在蓋州衛南漢縣屬

遼東郡後漢因之晉省縣得城存

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眾乘勝拔其

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

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

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

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

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

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
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
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
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
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
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
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汜
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
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

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
上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
大夫厲己戒眾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尙能弼佐句踐取
威黃池況今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
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
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
之眾摧破董卓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
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
赤壁尅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
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

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
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眾心所去敵有
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
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
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
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庖於寇難之際受
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
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勗力
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
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庖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

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

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虜雖率義眾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日寵不足以御下況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

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
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
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
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
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
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
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
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
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

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廐卒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

日八年夏五月薨於文德殿葬於青山廿二史攷異二

十二日史於僭僞之主皆書死惟慕容廆姚弋仲二人

書卒以其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

策贈大將軍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襄及僞僭號僞諡武宣皇帝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前燕錄曰號爲燕王追諡武宣王僞稱尊追諡武宣帝廟號高祖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

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

下亂嶷兄武先爲立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

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

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日

東眷裴出自茂第三子輯生穎司隸校尉生武字文應

晉大將軍立菟太守永嘉末避地平州二子開湛開字

景舒仕慕容氏太常卿祭酒案世系表但言穎生武無

嶷名是否同父弟兄無可攷然本傳云父昶司隸校尉

與表言穎司隸校尉厯官相合而名不同則旣達遼西

嶷似爲武之胞弟恐昶穎二字必有一誤也

道路梗塞乃與開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

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啟行鹿甚悅以嶷爲長史委

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鹿問策於

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眾軍無號令眾無部陣若簡精

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陷寇營鹿威德於此

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

以庖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疑旣使至盛言庖
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
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
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
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
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
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
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
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庖後
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

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尙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眾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恆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眾降于虜虜

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庖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
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
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
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
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
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
疾篤廩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廩除之瞻
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晉書
注卷一百八